



武備志卷四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五代二

楚王殷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希瞻夜匿戰艦數十於港中詰旦合戰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進逼江陵季興請和乃還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

武備志

卷四十四

戰略考 五代二

一

以爲吾捍蔽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嘗置鍼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傅治之士卒隸環麾下者相賀故所向有功

不

吳外武軍使苗璘統軍王彥章將水軍攻楚岳州楚王殷遣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二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江口德勳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虜璘及彥章以歸

武備志卷四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五代二

楚王殷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希瞻夜匿戰艦數十於港中詰旦合戰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進逼江陵季興請和乃還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

武備志

卷四十四

戰略考

五代二

一

以爲吾捍蔽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嘗置鍼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傳治之士卒隸環麾下者相賀故所向有功

吳雄武軍使苗璘統軍王彥章將水軍攻楚岳州楚王殷遣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二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江口德勳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虜璘及彥章以歸



石敬瑭入散關、先是兩川牙內指揮使龐福誠、謝  
鎰屯來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  
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趨劍州、  
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下、會日暮、二人謀曰、  
衆寡不敵、速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  
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鎰帥餘衆、操短兵、自其  
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  
不出、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宏贄等克劍門、徑據  
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趨梓州、董公必棄閬州、

武備志

卷四十四

戰略考 五代二

二

奔還、我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  
震動、勢可憂危、今迺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  
兵不進、吾事濟矣、董璋遣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  
屯劍州、

董

不少

諸將謀襲成都、自將破白楊林鎮、聲勢甚

盛、孟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爲人勇而無恩、士卒  
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  
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直以羸兵誘之、  
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

石敬瑭入散關、先是兩川牙內指揮使龐福誠、謝  
錚屯來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  
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趨劍州、  
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下、會日暮、二人謀曰、  
衆寡不敵、遽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  
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錚帥餘衆操短兵、自其  
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  
不出、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宏贄等克劍門、徑據  
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趨梓州、董公必棄閬州、

武備志

卷四十四

戰略考 五代二

二

奔還、我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  
震動、勢可憂危、今廼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  
兵不進、吾事濟矣、董璋遣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  
屯劍州、

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自將破白楊林鎮、聲勢甚  
盛、孟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爲人勇而無恩、士卒  
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  
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直以羸兵誘之、  
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

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以強衆心、趙廷隱亦以爲然、乃以廷隱爲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朔入辭、璋檄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誣之云、與已通謀、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爲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及戰、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璋與騎遁去、追斬之、董璋之起兵也、范延光言於唐主曰、若兩川併於一賊、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唐主以爲然、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

武備志

卷四十四

戰略考 五代二

三一

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爲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唐主曰、知祥吾故人、爲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環、賜知祥詔、知祥拜泣受詔、上表謝罪、自是稱藩、然益驕倨矣、以上俱唐明宗

契丹主將五萬騎、自揚武谷而南、至晉陽、陳於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卽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請俟明日、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

知兵如  
此孰謂  
其夷狄  
哉

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逐之、至汾曲、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斷而爲二、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死者近萬人、是夕、敬瑄出見契丹主、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遠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得進、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旣相接、我氣方銳、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

武備志

卷四十四

戰略考 五代二

四

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瑄歎服、唐

潞王

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攻契丹、泰州降之、取滿城、獲契丹二千人、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威等懼退、至陽城、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晉軍陣而南、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回兵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

掘井輒崩、人馬俱渴、至曙風甚、契丹主坐奚車中、命鐵鵝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眾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鬪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卽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爲然、右廂副使藥元福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

武備志

卷四十四

戰略考 五代二

五

俟風回、吾屬已爲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都排陣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却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守貞亦領步兵盡拔鹿角出闕、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鵝旣下馬、倉皇不能復上、委棄馬仗蔽地、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

鹿角之  
妙可見

之得脫。

契丹主大舉入寇，趨恒州。杜威等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趨恒州，以彥澤爲前鋒，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契丹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恒州合勢，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磁州刺史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烟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出督懷孟軍糧。契丹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以上俱晉主重貴

晉遠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攻取

鎮魏。智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道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陘

之得脫

契丹主大舉入寇、趨恒州、杜威等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趨恒州、以彥澤爲前鋒、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契丹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恒州合勢、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磁州刺史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烟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砍虜營而

武備志

卷四十四

戰略考 五代二

六一

入表裏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出督懷孟軍糧、契丹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以上俱晉主重貴

劉智遠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智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道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

晉相繼歎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智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爲

北京留守 漢主曷

石抄

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

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

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

前守貞犄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

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

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

武備志 卷四十四 戰略考 五代二

七

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啟皆溫辭色而受之

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始李守

貞以禁軍皆常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既

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

旗伐鼓踴躍詬譟守貞失色諸將急欲攻城威曰

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

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城而鬪吾仰而攻之

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

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

勝于未  
戰時矣

晉相繼歿、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智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爲北京留守、

漢主鬪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犄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

武備志

卷四十四

戰略考

五代二

七

勝于未  
戰時矣

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啟、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常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旣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踊躍詬譟、守貞失色、諸將急欲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城而鬪、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

逼之、飛書檄以招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  
相報、况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以縻之、不  
足慮也、乃發民夫二萬、築連城圍之、又謂諸將曰、  
守貞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仆  
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  
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守貞如  
坐網中央、

王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  
崇退守大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  
餘人、環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  
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  
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敢出、

李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  
或貰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  
入寨、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毋得私飲、愛將李審  
晨少飲酒、威怒曰、汝爲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  
衆、立斬以徇、俱漢隱帝

龍武都虞侯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沉默好施、不事

變化無窮

武備志

卷四十四

戰略考

五代二

八

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爲非將帥才、至是吳越攻常州、請効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爲將、唐主乃以爲右武衛將軍、使救常州、時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之、克宏訴於徵古、徵古慢罵之、衆皆憤怒、克宏恬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克宏、以宋匡業代之、元帥宏冀謂克宏君但前戰、吾當論奏、乃奏克宏才略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暮、不宜中易主將、克宏引

武備志

卷四十四

戰略考 五代二

九

兵徑趨常州、徵古復遣使召之、克宏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吾、必奸人也、命斬之、使者口受李樞密命而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乃蒙船以幕、匿甲兵、其中襲吳越營、大破之、斬首萬級、

周世宗

武備志卷四十五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北宋一

周故臣李筠起兵、令幕府爲檄、數帝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邱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虎牢

武備志

卷四十五

戰略考

北宋一

一

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帝遣石守信等分道擊之、乃勅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

以趙贊爲彰武節度使、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羌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帝嘗注意於謀帥、命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

善將將者無如帝

守邊之本

南馬仁禹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志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權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招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為間諜、洞知番情、每入寇、必能先知、豫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

武備志

卷四十五

戰略考

北宋一

二一

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時帝數微行過趙普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恐迎拜、帝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裯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炙、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特

試卿耳、

上久欲伐蜀而無辭會趙彥韜潛以蜀主與北漢  
主約同舉兵濟河蠟書獻之太祖喜曰吾用師有  
名矣今彥韜指畫江山曲折之狀關砦戍守之處  
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遂命王全斌等伐之且謂  
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  
士吾所欲得者十地耳全斌等由鳳州劉光儀等  
由歸州進十二月全斌入蜀興州屢敗蜀師擒招  
討使韓保正蜀衆大潰蜀帥王昭遠保劍門光義  
至蜀夔州夔州有鎖江爲桴橋上設敵柵三重沿

武備志

卷四十五

戰略考 北宋一

江列礮具光儀將行太祖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  
軍至此泝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  
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卽以戰權夾攻取  
之必夾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  
浮梁復牽舟而上蜀守將高彥儔謂監軍武守謙  
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  
謙不從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遂入寧  
江城彥儔自焚死乾德三年春正月全斌進次益  
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里名來

正是機  
略耳

此路一  
開萬世  
無劍門  
之險矣

宋爲失  
策

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疆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疆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坂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股慄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宋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光義克蜀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

武備志

卷四十五

戰略考

北宋一

四一

俞以城降時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止之故陝路兵始終秋毫無犯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元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爲之副趨劍門以禦宋師元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元喆離成都但携取姬妾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綿州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皇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

正是機略耳

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為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為我効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自發汴州、至是凡六十六日、初全斌之伐蜀也、汴京大雪、宋主設氊幃、夜紫貂裘、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感泣、故所向有功、

平成都、虎捷都校呂翰與綿州都校全師雄謀叛、

武備志

卷四十五

戰略考

北宋一

五

約以三鼓攻城、裨將曹翰諜知之、戒掌漏者、但擊二鼓、賊眾不集、至明而遁、遣師襲破之、

劍外初平、馮讚知梓州、視事纔數日、偽軍校上官進、嘯聚士卒三千餘眾、劫村民數萬人、夜攻州城、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眾、以篋挺相撻擊、必無固志、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躬自率眾巡城、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追之、擒進斬於市、郡境以安、

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為僧、時都下

二事同  
時一緩  
一急用  
之無窮

與越之  
西子何  
異天下  
豈獨色  
能惑人  
哉

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爲意

唐主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白帝帝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對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帝之偉度

武備志

卷四十五

戰略考

北宋一

六一

江南有  
此兩忠  
臣千古  
所少奈  
不用何

江南江都畱守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以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饗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於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爲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

此計亦  
淺李氏  
太愚耳

事有不  
同適當  
其可

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帝忌仁肇  
威名、路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  
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  
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  
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

帝欲伐江南而無名、遣李穆諭之、入朝不從、遣使  
來求冊命、宋主亦不許、復遣梁迥諷之、終不荅、迥  
還白其狀、太祖乃命曹彬、潘美等帥師十萬伐之、  
以前全斌等伐蜀多殺降、及彬入辭、乃戒之曰、江

武備志

卷四十五

戰略考

北宋一

七

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  
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  
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及彬下江南、頓兵城  
下、唐兵出、則與之戰、未嘗急攻、而城中日迫、城將  
陷、彬忽稱病不視事、諸將皆來問彬之疾、彬曰、余  
之病、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將誠心告天、自誓以  
克城之日、不妄殺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其焚香  
爲誓、及城陷、一毫無犯、初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  
不第、因謀歸宋、乃密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繇繩

有心人

作之節  
古

其中維江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其江之濶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宋主然之以爲右贊善大夫遣使往荊州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緝自荆渚而下或謂江水深濶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至是潘美因帥步兵渡江如履平地卒賴此以成功

江南朱令贊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曹彬聞之遣戰擢都部署王明密

武備志

卷四十五

戰略考

北宋一

八一

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贊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俱太祖

契丹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於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都鈐轄劉廷翰陣於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斬獲萬計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

崩主之  
時尙不  
免况末  
世乎

李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田仁朗行及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甯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甯小而固非涑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彊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閒暇縱酒樗蒲副將王侁等因媒孽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綬夏三州兵皆以

武備志

卷四十五

戰略考

北宋一

九一

城守爲辭不遣三族去綏州遠非元詔所能救也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圖之不利他日大爲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

初曹彬潘美諸將北伐陞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曹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

大崩

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雒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從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峒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耻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由是軍

武備志

卷四十五

戰略考

北宋一

十一

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馳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引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鬻、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帝聞之、悔謂張齊賢等曰、卿等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拍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三千、於土砦掩擊、大敗之、

武備志

卷四十五

戰略考

北宋一

十一

明史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

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俱太宗

不抄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邊、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遊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闔志、寇準聞之、曰、是狙我也、請練師命將、揀驍勇

武備志

卷四十五

戰略考

北宋一

三十一

據要害、以備之、

契丹主攻遂城、臨水列陣、以待宋師、其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釗集衆登陴同守、以候援至、會天寒、汲水灌城、旦悉爲冰、堅滑不可上、契丹主不能登、乃引去、

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川、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必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

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俱太宗

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邊、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遊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鬪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揀驍勇

武備志

卷四十五

戰略考

北宋一

三一

據要害、以備之、

契丹主攻遂城、臨水列陣、以待宋師、其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釗、集衆登陴、同守、以候援至、會天寒、汲水灌城、旦悉爲冰、堅滑不可上、契丹主不能登、乃引去、

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川、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必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

太祖至  
真宗能  
幾何時  
卽有建  
此策者  
猶我成  
祖之至  
英廟也  
宋之後  
人仍出  
此策可  
寒心哉

要取一  
奇撼亂  
耳幸而  
無事故  
自迎駕  
時始見

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畢士安勸帝  
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時虜寇深  
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  
閩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  
陽若不知者曰誰爲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  
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  
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  
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  
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時欲擇大臣鎮大名

武備志

卷四十五

戰略考

北宋一

十三

準薦欽若遂詔判天雄軍蓋準以欽若多智恐妄  
有疑沮故出之

詔以王旦爲東京留守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  
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且馳代之  
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  
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旣至京直入  
禁中下令甚嚴久無知者帝駕發在道又有以金  
陵之謀告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  
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

無此數  
着便是  
土木之  
事矣

武備志

卷四十五

戰略考

北宋一

古

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効死。準復入、瓊立廷下、準曰、陛下如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瓊卽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甲戌寒甚、左右進貉裘、帝却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山、中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卽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

準亦避  
嫌耶悲  
哉

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  
歸地事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  
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  
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  
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  
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  
準尙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  
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曹利用  
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  
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閣門使丁振持誓書來、  
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俱真宗

武備志

卷四十五

戰略考

北宋一

五

